

集部

公是集卷四十

宋 劉敞 撰

論

封建論

三代之王也舉天下以封建秦之帝也破封建以立郡縣二者孰是乎曰封建者道也郡縣者利也封建者公也郡縣者私也然則奚以為道奚以為利奚以為公奚

以為私曰非聖人不能王天下非王天下不能封建非封建不能長世是以古之封建也不主于功亦不主于親主于德而已矣德厚者其封大德薄者其封狹車服以明之制度以一之禮樂以侑之仁義以結之祭祀以教之喪紀以厚之朝貢以勸之聘享以懷之猶懼其未也于是冕服圭璧以賞其勤甲兵鈇鉞以聳其怠制謚美惡以出其名策書簡牘以觀其行其治忠厚其政淳一其教誠慤然猶戰戰以持之翼翼以守之如畏其傾

如苦其生非以其貴自驕者也非以其富自逸者也自天子至于諸侯自諸侯至于大夫自大夫至于士庶人上下率是其化深矣其俗成矣其意安矣故可以傳世故曰封建者道也及乎秦則不然其取天下以詐力其治天下以苟簡其仁義不足以相懐其忠信不足以相恃有功者疑之有德者忌之自其子弟不能信也是以權天下之貴以尊其己歛天下之富以厚其身滅絶禮樂以逞其心嚴刑濫罰以快其意皆以封建為害己也

故秦之有天下也便其私而已矣故曰郡縣者利也利用其私則道用其公者分矣故封建作而仁義行焉郡縣立而刑名制焉由是觀之非聖人不能封建審矣周之有天下也太王王季基之文王武王成之周公成王守之是以其化民也深其易俗也固九牧之君千有八百世守其法莫之敢貳至于穆王王慾於德淫遊無度而諸侯不畔至於厲王泯亂典訓天下勿堪流王于彘諸侯釋位以謀王室二伯共和以相王事宗廟之主二

十餘載而神罷不移至於幽王昏於嬖妾虐害于下下
弗堪命王以兵死周遂東遷于時政教陵夷不能及遠
故齊桓晉文率天下諸侯以服事天王桓公北伐山戎
南破楚召陵西討孤竹東定海濱功業大矣然葵邱之
會管仲一言動色下拜文公討叔帶之亂敗楚鄭之師
救齊宋之危誅曹衛之罪小國奔走大國悖恐威力遠
矣然過而請隧天子不許稽首趨避故亂如夏厲而不
能遷也強如桓文而不能謀也孰使之哉由是觀之非

封建不能長世也審矣或曰周室之弱此不足以知之夫周之失也其在廢文武之法而已矣每守其法每布其義雖有齊桓晉文之强莫敢不率又况邾莒滕杞之小國乎然則周之失也非封建弱之矣三代封建威分于外而享國長漢魏郡縣威專於内而享國短其享國長也封建之效也其威分于外也則非封建之罪也其享國短也不封建之效也其威專於内也則非不封建之力也其亦可知爾已然則謂封建不若郡縣者妄也

其曰非聖王不足以封建而郡縣者固世無聖王而用之者也與其無聖王而封建不得其理不若去封建而為郡縣可茍而治是則可矣

賢論

人君之賢其身不若其使賢之為賢也人臣之賢其身也不若其薦賢之為賢也聰明辯慧技藝敏給此可謂賢矣然是謂匹夫之局非人君之操也人君者目不自視明者效之耳不自聽聰者效之口不自言智者效之

心不自慮聖者效之故曰百官當而巳矣此人君之操也明者視之則視必遠聰者聽之則聽必微智者言之則言必當聖者慮之則慮必精使獨用其身不能治也雖欲治之不能給也故曰不若使賢之為賢也忠信仁義剛毅有立此可謂賢矣然是謂終身之善也未足以傳世也人臣者以其宗廟為心焉以其萬民為心焉以其後嗣為心焉大為之謀而使智者就之遠為之略而使仁者守之令世世賴其澤後世蒙其福世續其類是天

地之功也是春夏秋冬之相與成歲也故曰不若薦賢之為賢也劉子曰昔者舜有天下大聖人也惟其不欲其身賢而已矣是以舜好問好察邇言所舉而用者二十有二人被袗衣鼓琴二女果而天下治昔者周公相天下大聖人也惟其不欲其身賢而已矣是以日昃不倦勞于求士所執贄見者十有餘人所交友者百有餘人賢者相與繼其德而成之至其末也刑措四十餘年故君莫盛于舜臣莫盛于周公不為舜之為者非賢君

也不為周公之為者非賢臣也劉子曰君之不君非獨愚也雖聰明辯慧技藝敏給而不知用賢者猶不君也臣之不臣非獨鄙也雖忠信仁義剛毅有立而不知薦賢者猶不臣也昔者桀紂矜天下以能高人臣以聲則是豈不聰明辯慧技藝敏給哉惟其自賢而已不知用賢至於亡也昔者臧文仲相魯國魯國以强其言必當則是豈不忠信仁義剛毅有立哉惟其自賢而已不知薦賢至于削也故曰雖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驕且吝其

餘不足觀也已所謂驕者非獨以貴驕人以富驕人者也以材驕人者有甚焉所謂吝者非獨吝于爵人吝于分人者也吝于教人者有甚焉故以材驕人慢也人怨之吝于教人忌也人疎之是以古之君子莫為驕與吝也求為人君者盡於此矣求為人臣者盡于此矣詩云不識不知順帝之則言君之所以為君也詩云樂只君子保艾爾後言臣之所以為臣也君為君焉臣為臣焉雖亘萬世吾不知其可改也

賞罰論

賞為勸有功也賞必以春夏不已怠乎罰為懲有罪也罰必以秋冬不已緩乎怠則不勸緩則不懲然而曰賞以春夏罰以秋冬者是非聖人之意也應之曰否子所謂功者謂夫輔世治民之為功乎抑謂闢土疆兵之為功乎子所謂罪者喪業失序之為罪乎抑謂殘民害工之為罪乎子賞之勸也將勸其至於善而已乎將幸其身而已也乎罰之懲也將勉其至於恥乎將勉其身而

已也吾語汝聖王之治聖王之治官得其職民勸其事物安其所無獨治之名無倉猝之功是以三載攷績三攷黜陟幽明其陟也所謂賞其黜也所謂罰賞以春夏罰以秋冬則何急且緩之有古者惟軍賞不逾時軍罰亦不逾時用命賞于祖欲民速得為善之利也不用命戮于社欲民速見為不善之辜是聖王之所不得已而用之者也非所以治士大夫故子之所刺者平世之治也子之所稱者軍中之法也且夫賞為勸善也為善者

終身誠之今一賞以春夏而已至於怠矣則是雖為善未嘗不偽也從而賞之是賞偽也豈所謂善乎與其賞是人也則若勿賞是人也故君子正行非以干祿也經德非以希世也愛民非以要譽也尊主非以懐賞也故有功雖賞不驕賞之雖晚不怠曰非春夏則不可賞乎趣取賞而已矣何必春夏為曰否是所謂順天時者也為人父者莫不欲其子之孝於已欲其子之孝於已莫若已為孝為人上者莫不欲其下之順於已欲其下之

順於已莫若已爲順天者王之上也王者諸侯之上也

諸侯者大夫士之上也故王者順天則諸侯順王諸侯

順王則大夫士順君君之所爲而大夫士爲之是良大

夫士也王之所爲而諸侯爲之是賢諸侯也天之所爲

而王者爲之是聖王也故春夏者天之和氣也天所以

施生也物之所榮也故賞行焉秋冬者天之義氣也天

所以肅殺也人物之所畏也故罰行焉故賞罰之所以

順天者臣事君也子事父也少事長也賤事貴也其本

在王天下之君悅而言之曰王猶順天則天下莫不悅而順王天下之君悅而順王則天下之大夫士悅而言之曰君猶順王則天下之大夫士莫不悅而順君故王者父事天母事地兄事日非以祈報也以達天下之大義也

魯法論

魯人之法也取人于他國者府與之金可謂惠矣未可謂之仁也君子之制其國也井收其田野而時制其貢

賦多乎什一則虐寡乎十一則不足十一而上下均矣工作之商行之為士者治之平其政令教其仁義老有所息幼有所養而民安其鄉里矣君不行仁政吏不恤民士不教之敵國日至而不能守長幼相携持而行苟能以歸者而予之金是寄民為政也取之不給則益賦益賦則益困益困則又轉而去之是徒取諸彼而予諸此是無異競之而後償之者也為君子導其本務其要平其政令教其仁義老有所息幼有所養而民厚矣安

在人人而悅之人人而悅之可謂惠矣未可謂之仁也
是非周公之舊也不能民者之為也子貢取人而不受
金孔子曰魯人不取人于他國矣是亦非孔子之言也
孔子之教人也將以人乎將以利乎必以利魯國之法
乃益不可為矣君不行仁政吏不恤民士不教之敵國
日至而不能守長幼相携持而逝苟能以歸者而予之
金是聚好利之民而之國用也民固見金而不見仁也
必以仁則子貢是矣子貢所以取人于他國者為仁也

所以不受金者為義也子貢以仁率其國民以義率其國民一正其身而惠大矣故一鄉而亡十人未為衆能以十人歸而為利者已多矣親戚莫相卹也故舊莫相援也朋友莫相先也閭里莫相愛也得金則幸以存不得金則道路然其心豈曰仁乎哉亦曰利而已矣是親戚故舊朋友閭里終相與去仁而為利也詩曰吁嗟潤兮不我活兮吁嗟洵兮不我信兮言仁義之不相予也今又過而責子貢之仁義則是非孔子之意也且孔子

亦教之愛民而已耳何為恐恐然懼不能贖民于他國

貴功論

人之貴士者貴其有成功者也當世榮之後世師之圖象肖之典冊紀之鼓歌舞之皆以其人賢不可尚也是恐識所謂貴乎夫立功者有五重有其志無其術一重也有其術無其時二重也有其時無其位三重也有其位無其主四重也有其主無其年五重也五者俱得然後能立功然則謂立功者賢耶幸乎治水莫如禹使禹

遭成湯之世術無試矣時不合也生于堯舜之間故能見其材使不為司空水未可治也其位非矣然所以得治水者有堯舜也治兗州之水十有三年治他州之水九年如有不幸而早死又安得功烈哉由是而言立功者謂之賢非也謂之幸是也焉有非其時無其位失其主而能運天下之柄者乎士也奈何以功名矜人人也奈何以功名慕士哉

齊不齊論

或問貴賤可等歟曰可惟有德者能等貴賤昔者周公相天下履乘石南面而朝諸侯然而身執贄而見者數十百人此以貴等賤也曾子居于魯布衣不完萬乘之國欲以卿相之位致之而不能此以賤等貴也故惟有德者為能等貴賤曰貴賤吾得聞之矣貧富也亦可同歟曰可惟有禮者能同貧富昔者天子卑宮室菲飲食非不能侈也禮不宜也此以富同于貧也伯夷叔齊正衣冠嚴辭令不以一介取人亦不以一介予人非其道

繫馬千駟致祿千鍾不顧也以餓于首陽之山此以貧同于富也故惟有禮者能同貧富曰貧富吾得聞之矣死生也亦可齊歟曰可惟有道者能齊死生昔者仲尼嘗畏于匡困于陳蔡或不食者七日然而講誦益堅不衰晏嬰哭靈公崔杼以戟勾之不動此以死齊于生也古之人未不慕富貴生而惡貧賤死也庶民以是喪德以是犯義以是棄道君子以是守之以是榮之以是安之夫是故貴有所不就也富有所不求也生有所不苟

也故苟不能等貴賤將謀去之則無不為矣苟不能同
貧富將謀遷之則無不為矣苟不能齊死生將謀活之
則無不為矣夫當其無不為則人道何治焉古之君子
所以稱有德曰窮而固為其能等之也所以稱有禮曰
貧而樂為其能同之也所以稱有道曰壽夭不貳為其
能齊之也曰然則揚子雲何以謂不可齊不可同不可
等也曰吾所言學士之操君子之事也揚子所惡匹夫
之志衆人之僻也是欲以齊生死而無忌于法也同貧

富而無畏于政也等貴賤而無嚴于上也是堯舜所誅也惡之不亦可乎古之人豈無死生之感貧富之累貴賤之情哉亦審于義志于道使不義之生不能奪不義之富不能汙不義之貴不能夸而已矣是之謂齊不齊

患盜論

天下方患盜或問劉子曰盜可除乎對曰何為不可除也顧盜有源能止其源何盜之患或曰請問盜對曰衣食不足盜之源也政賦不均盜之源也教化不脩盜之

源也一源慢則探囊發篋而為盜矣二源慢則執兵刃劫良民而為盜矣三源慢則攻城邑略百姓而為盜矣此所謂盜有源也豈世無盜者足也治世無賊者均也化世無亂者順也今不務衣食而務無盜賊是止水而不塞源也不務化盜而務禁盜是縱焚而救以升龠也且律使竊財者刑傷人者死其法重矣而盜不為止者非不畏死也念無以生以為坐而待死不若起而圖生也且律使凡盜賊能自告者除其罪或賜之衣裳紉帶

官爵品秩其恩深矣而盜不應募非不顧生也念無以樂以謂為民乃甚苦為盜乃甚逸也然則盜非其自欲為之由上以法驅之使為也其不欲出也非其自不欲出由上以法持之使留也若夫衣食素周其身廉耻素加其心彼惟恐不得齒良人何敢然哉故懼之以死而不懼勸之以生而不勸則雖煩直指之使重督捕之科固未有益也今有司本源之不恤而倚辦于收守此乃臧文仲所以辭不能詰也凡人有九年耕然後有三年

之食有三年之食然後可教以禮義今所以使衣食不足政賦不均教化不修者牧守乎哉吾恐未得其益而漢武沈命之敝殆復起矣若乃尚摘發之術任巧譎之數者未足以絶姦而郤雍因以見殺于晉故仲尼有言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推而廣之亦曰用兵吾猶人也必也使無戰也乎引而伸之亦曰禁盜吾猶人也必也使無盜乎盍亦反其本而已矣爰自元昊犯邊中國頗多盜山東尤甚天子使侍御史督捕且招懐之不

能盡得于是令州郡盜發而不輒得者長吏坐之欲重其事予以謂未盡於防故作此論

從横論 爲慶歷中重講西北和盟作

昔六國之世地醜德齊天下未有所歸而游士說客以從横爲術是故憑軾結靷而東者無不言從憑軾結靷而西者無不言横故從成則山東强横就則秦人帝當趙肅王之時蘇秦爲從約長合六國之將相盟于洹水之上投其書於秦秦人畏之爲閉關者十五年及張儀

相秦權譎諸侯而破其從六國瓦解爭割地事秦輸其寶貨從其詔命外多其敵内殫其力而六國自此而滅矣由是觀之秦惟毋使六國從親則秦必受其憂六國惟毋使秦之横成則六國必蒙其患雖然為六國謀秦不出於從矣為秦謀六國不出於横矣未有能兼從横之勢以相操縱之者也竊惟今日天下之患莫甚于從横制從者在外制横者在内此其可為大憂也何以言之耶夫元昊國之仇賊而北戎之姻親也隂山之外結

之久矣間使相通潛兵相資糧糗相周擄獲相分此其雖異族實一家也攻城下邑破軍殺將有邱山之利而無毫毛之辱是以其相得益深非制從者在外乎自先帝以來與戎約和畫壤界通邊關棄冠帶之民虛府庫之積歲歲輸之猶以為少窺間抵巇乘時邀利挾長短之數規必得之路今者二十萬復往矣然恬而不慮也以姑息為策以苟安為時非制橫者在內乎夫制從者在外此蘇秦之勢也秦兵雖强不足以亢之閉關而已

矣制橫者在内此張儀之勢也六國雖衆不足以亢之割土地効寶貨而已矣今者使外專為從人之計内專任橫人之説苟如是國何以禦之是故兵力屈于西民力屈于北也兵力屈者瓦解之形也民力屈者魚爛之形也夫欲堅其未解全其未爛莫若破從而散橫欲破從而散橫莫若絶其和約欲絶其和約莫若出于不意夫敵有輕中國之心久矣易而無備故借兵于賊者以中國為不足慮也善戰者因其勢而導之選智勇順地

形出其不意襲其不備雖不盡其巢穴范陽之地吾必舉矣如此則彼方内憂其國不暇又奚暇以兵與人哉如此則外不為從内不為横外不為從則易支内不為横則難困以難困之兵當易支之敵雖不善守猶不常失況又全天下之力任天下之智奮天下之勇致天下之怨者哉必若不為六國復出於兹秦兵復雄于彼雖有智者不知任其咎矣其禍變豈可勝言耶故曰天下之患莫甚于從横惟毋使從者制其外横者制其内而

已矣欲治天下者破其從散其横然後天下可為也萬事是非何足備言嗚呼戒哉

湯武論

說者曰湯武非放弑是不然是不及知聖人之權不以至公之道待聖人疑其有利天下之心疑其有利天下之心是以惡其有放弑之名是以矯為之說偽為之辭其意則善矣其義則不可通凡惡放弑之名者為其利之也大則利天下小則利一國是以斥其所以取之之

狀貶其所以尊之之罪今湯武者聖人也太有天下小有一國無利之之心無求之之意然則何疑矣果不足疑尚何諱夫有放弒之名已哉以為湯武非放弒是不及知聖人之權不以至公之道待聖人率其私心而為之隱者也是蔽惑之說非湯武之本指也湯武之本指在乎隆至公之道以立放弒之業受放弒之名以一至公之義是以昔者湯放桀惟有慚德武王作大武之樂盡其美不敢盡其善苟不以放弒為名湯尚何慚武尚

何未善哉夫帝王之事有變有常常事禮也變事權也堯授舜舜授禹湯放桀武王伐紂是皆所謂權也權者反于經而後善故必自貶損然後中權矣故堯舜不辭外禪之非湯武不惡逆取之名貶而益明損而益隆者也尚何疑而諱哉說者曰湯武非放弒問之曰湯武聖賢而桀紂大惡也應之曰然則以湯武為非臣以桀紂為非君乎夫放弒者正君臣之名也非正善惡之名也桀紂雖不善其位君也湯武雖善其位臣也以臣伐

君而不謂之放弑是去君臣亂上下之道也茍無君臣焉可也如有君臣則桀紂乃所謂君湯武乃所謂臣也故桀紂天下之惡而已矣湯武天下之賢而已矣湯武之有天下不利之耳不求之耳至放桀而伐紂誰得而避之哉故謂湯武非放弑則去君臣而亂上下矣天下之賢者將起而掖其君以奪之矣深非其君以罪而厚自榮以名矣故善言道者不然彼湯武者真放弑者也明白其道所以序聖人之心貶損其名所以受天下之

垢受天下之垢而名不辱百姓不疑萬世不非是乃聖人之所以為聖也謂湯武非放弒是不及知聖人之權不以至公之道待聖人牽其私心而為之隱者也是去夫君臣上下喪名實者也矯為之說偽為之辯者也昔者晉靈公為不道誅國人辱士大夫支解膳宰逐大臣趙盾趙盾出奔趙穿因民之不悅執公弒之然而董狐書曰趙盾盾曰弒者非我也董狐曰子為正卿亡不出境入不討賊非子弒君則誰哉孔子曰董狐良史也趙

盾良大夫也由是觀之盾非不知弑君之名也爲法受惡也爲法受惡者所以崇君臣之義厲上下之叙也然而謂湯武非放弑者是謂湯武無趙盾之德無孔子之志也

狂譎華士少正卯論

世俗說曰太公封齊誅狂譎華士周公聞而非之孔子爲魯司寇七日殺少正卯卯兩觀之間門人見而惑之論之曰是皆不然也齊無狂譎華士而已矣如有太公必

不誅也太公誅周公必不非也魯無少正卯而已矣如有仲尼必不殺也仲尼殺之門人必不惑也夫世俗之説狂譎華士者齊高士也不降其志不仕非其主如是則伯夷叔齊之比也昔者武王伐紂伯夷叔齊扣馬而諫曰以臣伐君不可以訓左右欲兵之太公扶而去之曰義士也不可殺夫太公以伯夷叔齊為義則亦必以狂譎華士為義矣以伯夷叔齊之義為不可殺則亦必以狂譎華士之義為不可殺矣夫武王伐紂從聖智之

士與天下之諸侯舉國而東伯夷叔齊沮解其意非斁其事三軍之衆莫不怒者太公獨以為義而不誅也罪莫大於誤軍過莫大於非聖人伯夷叔齊兼此二者而太公不誅齊無狂譎華士而已矣如有太公必不誅也夫狂譎華士不可誅則所誅者非狂譎華士也非狂譎華士則必巧偽以誣世詭法以惑衆者也夫巧偽以誣世詭法以惑衆是王政之所當去者故曰太公誅之周公必不非也夫世俗之說少正卯者魯之聞人也與仲

尼並居於魯仲尼之門人三盈三虛獨顔淵不去夫言獨顔淵不去是閔子騫之徒嘗去之矣少正卯能使閔子騫之徒去聖人而從己是少正卯非細人也夫以閔子騫之智足以昭善惡決去就猶深悅少正卯之義則少正卯之非細人審矣故曰魯無少正卯而已矣如有少正卯仲尼必不殺也且仲尼與之並居不能以義服其心與之立教弗能使弟子不叛己是魯國之人莫不以是人為賢也民以為賢仲尼始為政七日而誅之百

姓不知是仲尼嫉賢也嫉賢而惑民何以為政故曰仲尼不殺也然而殺之者必非少正卯也非少正卯則必巧偽以誣世詭法以惑衆者矣夫巧偽以誣世詭法以惑衆是王政之所當去也故曰仲尼殺之門人必不惑也世人好言聖而不知其道好言政而不知其統夫聖人之道不出於禮義而王政之統不出于順民心違于禮義逆于民心者聖人不以為道王者不以為政也故聖人作而脩天下之禮明百物之義設取予之分決向

背之趣使百姓闇然而服是故移世易俗而不見其迹如之何不教而殺哉

非子產論

子產聽鄭國之政有事公孫叚賂與之邑劉子曰權而不義子之事親性也臣之事君義也以性合者諫不入不去也厄窮禍患不避也有功不報也以義合者諫不入有以去之厄窮禍患有以避之有功有以報之有功而報之義也未有無功而賜者也無功而賜以為說也

父不能以使子則不父子不可使也則不子君不能使臣則不君臣不可使也則不臣故父有使子而無報君有報臣而無賂賂臣而使之不可謂國三卿五大夫二十七士可勝使乎使而賂之可勝賂乎臣不見利必莫之勸也是君臣上下相率而為利也義不足以動之仁不足以存之忠不足以論之信不足以結之禮不足以明之幾何相率為利而國不亡乎君子為國家者修其義達其禮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而安有不行者哉或曰

子產不得已也對曰然吾固曰非治世之法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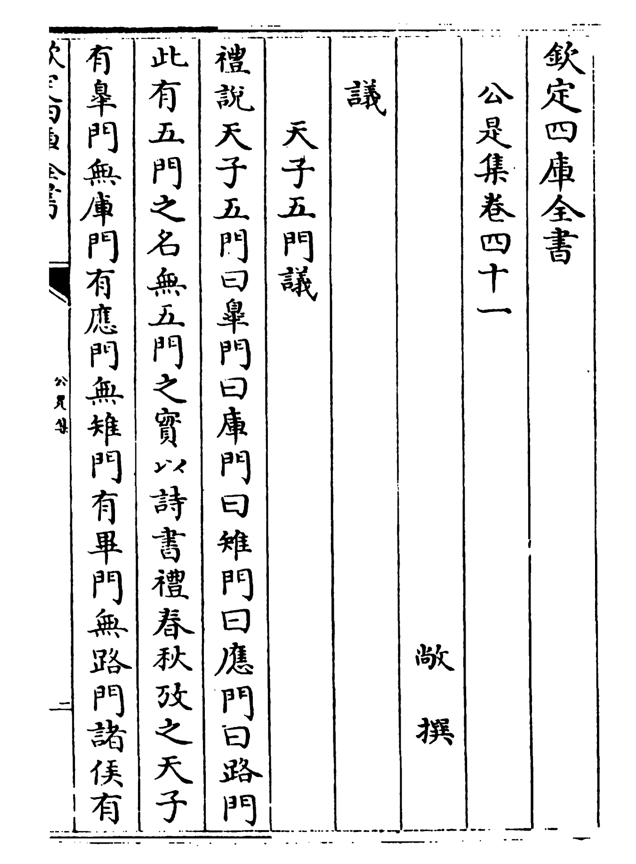
叔輒論

叔輒哭日食叔孫昭子譏之曰叔輒將死矣非所哭也嗚呼叔孫昭子不知言者乎夫昭公弱君也享國久矣季氏强臣也能專其政所樹置非親戚則黨與也一臣君不得使焉一民君不得有焉賞罰違于衆而形勢敢于外子家駒違于人者也閉其口而祿仕矣梓慎違于天者也詭亂不敢正言矣是以叔輒知日食之憂必將

及君欲陳則不見信欲嘿則不能已欲諫則逼于禍欲隨則失其守發憤壹鬱而無與誰語故慷慨感激至于號咷也設使昭公因而感悟聽用其謀援忠直退奸邪破朋黨之散禁強僭之臣魯可復興豈獨長守其貴哉當是之世仲尼聖人也而生其國顔淵之徒仁人也四方歸之舉而用焉以誅三桓易矣然而遂不覺悟長惡養亾不及五年奔走失國寄于乾侯終身愁孫從此觀之豈不可大哀而慟哭也乎此乃叔𨋩之所以感也夫

忠國之君子明于禮義而陋於知人心人固未易知也易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夫言而書之以為詳矣而猶曰不盡而況乎未始書之未始言之者哉此叔輒所以見譏於當世狂而不信也嗟夫

公是集卷四十



公是集卷四十一

敞 撰

議

天子五門議

禮說天子五門曰臯門曰庫門曰雉門曰應門曰路門此有五門之名無五門之實以詩書禮春秋攷之天子有臯門無庫門有應門無雉門有畢門無路門諸侯有

庫門無皋門有雉門無應門有路門無畢門天子三門諸侯三門門同也而名不同三同也而制不同何以言之鄘詩曰乃立臯門臯門有伉乃立應門應門將將書曰二人雀弁執惠立于畢門之内又曰王出在應門之内此皆道天子之禮者也無道庫門雉門者非天子門故也雖然畢門或謂之虎門或謂之路門路門者建路鼓于此門之外太僕司之指路鼓而言故曰路門虎門者王在國則虎賁氏守王之宫蓋居此門故太保命仲

桓南宮毛俾爰齊侯呂伋為天子虎賁也指虎賁而言故曰虎門其實一也明位堂曰庫門天子皐門雉門天子應門此言魯之庫門制如皐門魯之雉門制如應門也魯用王禮故門同王門其制雖同而名不同也諸侯有路寢路寢之門是謂路門此諸侯三門也無道皐門畢門應門者非諸侯門故也春秋曰雉門及兩觀災子家曰設兩觀乘大輅諸侯之僭禮也譏兩觀不譏雉門雉門者諸侯之禮兩觀者天子之禮也天子三朝諸侯

三朝天子外朝在臯門之外諸侯外朝在庫門之内天子内朝在畢門之内諸侯内朝在路門之内其建國之神位左宗廟右社稷皆夾治朝此春秋所云間于兩社為公室輔者也禮說以為廟于庫門之内誠然者仲尼助祭于廟事畢出游觀之上觀者雉門也雉門在内庫門在外當言入游不當言出也祭畢而出游乃得至觀之上明廟在治朝之左雉門之内也郊特牲曰繹之于庫門内失之矣繹當于廟即廟在庫門者無失也又曰

獻命庫門之內戒百官也太廟之命戒百姓也百官疏故戒之于外朝百姓親故戒之于太廟此亦魯事也魯之有庫門審也天子無庫門也何謂皐門皐者趣也王出于此則趣也師氏掌焉何謂應門應者應也王居治朝正天下之政則四海之内罔不敬應也何謂臯門臯者告也王居外朝則播告萬民謀大事也此亦春秋大言天子也何謂庫門路門雉門諸侯不敢戚天子名門以其所近也庫者府庫所在也雉者治朝所在也謂之

雖猶治也路者路寢所在也此亦小言諸侯也或問子之所言宮室門户之間道歟曰然固正宮室門户之道也

為兄後議

禮天子之廟三昭三穆與太祖而七諸侯二昭二穆與太祖而五所謂昭者父道也所謂穆者子道也天子諸侯未必皆身有子故或取于兄弟之子以為嗣親同則取其賢者賢同則取其長者長同則卜其吉者非兄弟

之子則勿取故不以諸父為嗣父尊也故不以諸兄為嗣兄亦尊也不以諸弟為嗣弟巳之倫也此古者五廟七廟之序以昭穆不相越迭毁不相害也至乎後世國家多事或傳之諸兄或傳之諸弟葢有不得已也則禮散久矣然既已受國家天下則所傳者雖非其子亦猶子道也傳之者雖非其父亦猶父道也以天下國家為重矣春秋僖公實閔公之兄閔公遭弒僖公書即位明臣子一體也公孫嬰齊卒春秋謂之仲嬰齊以謂為人

後者為之子當下從子例不得復顧兄弟之親稱公孫也春秋之義有常有變夫取後者不得取兄弟此常也既已不可及取兄弟則正其禮使從子例此變也故僖公以兄繼弟春秋謂之子嬰齊以弟繼兄春秋亦謂之子所謂常用于常變用於變者也既正其名則僖公不得不以閔公為昭歸父不得不以嬰齊為穆既正其昭穆則迭毀之次不得不以一代一也而儒者或疑禮無後兄弟之文遂以春秋書仲嬰齊為不與子為父孫非

也子為父孫誠非禮之正有不得已者春秋正其為臣子一體而已故實公孫嬰齊而謂之仲嬰齊若春秋本不聽其為後者則當書曰公孫嬰齊卒學者問之曰此仲嬰齊曷為謂之公孫嬰齊不與為兄後也乃可矣夫春秋家猶重之況國乎國猶重之況天下乎故凡繼其君雖兄弟必使子之繼其大宗雖兄弟必使子之如繼其君繼其大宗而不使子是教不子而輕其所託也此文公所以受逆祀之貶也然春秋固為衰世法非太平

正禮也太平之世未嘗有也漢時定迭毀之禮丞相玄成丞相衡引昭宣兩帝為昭獨以孫為昭而不知禮無兩昭使昭帝之天下無所傳宣帝之天下無所受失禮意也又惠帝文帝皆高祖子惠帝親受之高祖文帝則受之惠帝雖皆兄弟此與閔公僖公何異哉存當以臣子敘之死當以昭穆正之而漢時議者皆推文帝使上繼高祖而惠帝親受高祖天下者反不與昭穆之正至于光武當繼平帝又自以世次為元帝之子上繼元帝

而為元帝後皆悖經違禮而不可傳者也自漢世以來
其議尤衆皆曰兄弟不相為後不當以昭穆格之妄也
若不以昭穆格之則天下受之誰乎凡人君以兄弟為
後者必非有子者也引而為嗣臣子一體矣而當嗣者
反以兄弟之故不繼所受國而繼先君則是所受國者
竟莫有嗣之者也不可一矣生則以臣子事之死則以
兄弟治之忘生悖死不可二矣已實受之後君不受之
先君今當自繼先君者不惟棄後君命已之命又當廢

先君命兄之命不可三矣天下國家則歸之已而父子之禮則恥不為不可四矣徐邈曰君兄弟昭穆者設兄弟六人為君至其後世當祀不及祖禰此又妄之甚者禮有所極義有所繼為之後者為之子所以正授受重祖統也兄弟六人相代為君亦六代祀祖禰矣假令非兄弟相代其祖亦當遷矣不得故存也即如此言使有兄弟六人為君各自稱昭是有十三廟也又其最後一君當上繼先君而五君終為無後也豈其所以傳重授

國之意乎禮為人後者降其私親設兄弟六君故當各自為嗣義不可曲顧其親何謂祀不及祖禰哉凡言禮者惡其諂時君之意苟曰益廣宗廟大孝之本而不詳受授之道春秋之義使當傳國者不忍以國與其宗曰非吾子也當受國者又不肯以臣子之禮事其君曰非吾父也至令宗廟猥衆昭穆駢積而鬼有不嗣者推生嗣死獨何悖哉獨何悖哉

奔喪議

臣竊見舊制官自三司副使以上及班行使臣遭父母喪者例皆有百日公除孝子雖有思慕之心猶逼于上命不得遂行此誠傷教害理無取于今臣伏以三年之喪通于天下以義制恩古人有之自謂身在軍旅躬被金革者不敢以私事辭王事爾本非承平之時游談侍從之臣所當行也又非班行宂下之職所當預也習俗既久寖以成風其賢者則以不即人心為悲其不肖者遂以當喪墨縗為榮以之錫類是為傷恩以之教民是

為忘孝今天下往往有聞哀不舉廢哀圖仕源自此始不可不慮傳曰君子不奪人之親人亦不可奪親竊謂惟在軍中者可權從變禮其舊制三司副使以上及班行使臣百日公除不合禮意宜聽行三年之服以崇孝悌之風臣又聞古者大夫去國三年然後收其田里明有恩也今丁憂臣僚即日絶其俸禄亦為大确豈有行禮之人反不及被放之臣臣往見丁憂者家貧無食乞丐餬口其皇皇傷孝子之心非所以化民成俗也臣以

謂文官兩制武官自諸司使以上與給全俸其餘京官

下近臣商量可否

妾為君之長子三年議

李端懿卒其庶弟之母疑其服或曰妾為君之長子三年其未之聞也故議之妾為君之長子三年傳無其文而鄭玄以為禮然經大功布衰裳牡麻絰纓布帶三月受以小功衰即葛九月章曰大夫之妾為君之庶子其傳曰妾為君之黨服得與女君同故玄以謂女君三者

妾亦三年矣按三年之服髽衰疏衰無妾為君之長子則君之長子未可以三年服也凡禮之所慎名為大妾不得體君是以其服也有故而遂者矣以别嫌明統也然則得體君者惟小君爾小君為長子三年妾又為之三年則安在其能别嫌明統且不得體君也難以言禮然則所謂妾為君之黨服得與女君同者殆指謂庶子以下爾為庶子大功則為長子宜朞為長子期雖無明文然猶可有見者傳曰妾為女君君之長子惡笄有首

布總是言服女君之笄與君之長子笄同也笄同則衰宜同矣為女君期不得不為君之長子期此文之一隅可反求者也凡服之降也不過一等其加也不過一等妾為君之庶子大功為長子三年失其等矣然則妾為君之長子疏衰裳齊不杖麻屨惡笄有首布總于禮為節然康成推庶子之傳以言長子而不求其意法家因康成之言以著服制而不原其失輕重貿亂乆矣其以謂九伯先帝之甥大王之子李氏世嫡也其喪也國人

覘馮使庶弟之母為之三年于義未安改而從政黨亦禮之一得云

為人後議

孔子射于矍相之圃子路誓客曰賁軍之將亡國之大夫與為人後者不入其餘皆入蓋去者半敢問何如斯謂之與為人後矣與之也者干之也求之也庶子奪其宗非干歟嫡子不後族人支子後族人嫡子而後其族非干歟諸父諸兄尊也諸弟倫也義不可為後非干歟

禮不後異姓異姓不為子異姓而為人子非干皷庶子而奪其宗則篡其祖也嫡子而後其族則輕其親也諸父諸兄諸弟而後其子兄弟則亂昭穆也異姓而後于人則背其姓也當周之衰責軍之將亡國之大夫與為人後者葢多此仲由所惡也曰禮不後異姓異姓何以有為人子者曰禮所言者方其治世也世衰禮廢必首于夫婦之間夫死子幼莫之安其室矣于以適人少則依其居長則從其姓貴則利其禄富則利其貲而莫之

自外矣此亂之甚者也或曰繼父期曰繼父者有父道也非其實也妻穉子幼子無大功之親而與之適人所適者為之築宗廟于門外使子以四時享其先妻不敢預焉築宮于廟門外者遠其宗也妻不敢預焉正其族也如此則繼父之道矣故同居則服朞異居則服三月未有能易其姓者也君子不易人之姓人亦不可易姓也或曰昔之言禮與子異曰然昔之言禮者以謂人有後矣而又往與之者也有後而又往與之是兩後矣安

見有兩後者歟且人惟無後故求後焉未有後而又求副焉者也此非子路之旨或曰立後者立族人族人既為人之後矣而父晚有子立族人歟立子歟曰諸侯將立後必告於天子而見于祖大夫將立後必告于諸侯而見于祖傳曰為人後者為之子為之子者降其私親所以重之也如有子則反苟代匱而已非立後也

復讎議

父不受誅子復讎可乎曰可君臣義也父子性也曰不

以親親害尊尊乎曰親親內也尊尊外也親親本也尊尊末也重內而輕外先本而後末者道有在焉若是則可以報君手之亦可乎曰否非此之謂也君之于臣也固有誅道若何其可手哉然則奈何而復之曰以告于方伯方伯致其法古之事有在于是者矣書曰葛伯仇餉湯征自葛為餉者之父而仇之者也告于方伯而不從則告于天子致其法古之事有在于是者矣書曰皇帝清問下民鰥寡有辭于苗遏絕苗民無世在下為鰥

寡之人而仇之者也告於天子而復不從則是上無天子下無方伯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則緣恩而疾之可也請問其人曰伍子胥是矣曰伍子胥亦嘗告諸方伯天子而不從乎曰否子胥未嘗告也未嘗告何以得專復讎曰子胥知雖告焉猶無益也當是之時周為天子而楚以王自居晉王諸侯而楚與之狎主盟周晉之下不能行于楚也久矣惡能誅之此春秋所以緣恩而疾之者也君子以謂猶告敢問師友之讎亦可通乎曰不可

太上無雠莫敢亢也國君惟父母之恩達攸長惟朞之恩達其餘力能報之則報之可也曰太上無雠則仕焉可乎曰否不諜其利亦不致其怨而已矣仕則吾不知也

處士號議

劉子曰仕之有爵禮也有號非禮也古者蓋名而不字其次字之矣而死不謚其次死有謚矣而生無號號者下事上也臣事君也古者有神農氏軒轅氏非所以褒

士也故士有不可臣而無不臣有隱居以求其志而無矜世以立名名之于人也大矣其亦將有叛親戚薄君父毀聖智以干于世者乎且夫士之隱也非惡富貴也為上之不我知也既知之矣貧可使富賤可使貴故有天下者斯養天下之賢有一國者斯養一國之賢士大夫不能也是以士則薦之大夫大夫則薦之君薦之者達之也非苟增其名也養之者用之也非苟美其號也古之善為士者不敢以賢自譽是故無事而食其食不

敢也無位而服其服不敢也如非其禮而賤其號何為哉

不舉賢良為非議并序

景祐四年詔舉賢良方正之士至者數十人明年有司試其藝獨二人應科于是宰相議以賢良猥衆多名少實欲一切罷之余在京師作此議也

賢良通于古今之變政教之本豈止心辯善辭以自鬻

一時哉今夫天子深居臯庫之中而洞視四海之表雖有日月之明不能隱于播旆故外有登聞匭函内有銀臺閤門而設御史諫官是紀是綱則豈不欲盡下情而斷欺負哉雖然民能自詣登聞匭函者非必有長材異畫動主聽者也特州里細故訴困于上不則利其身以祿者也臣能自致銀臺閤門者非必有讜言切辭為國憂者也特簿書往來各守一端不則幸其遇以求位者也夫細故不舉不足為天下憂簿書不期會不足為朝

廷病由是而言雖使百登聞匭函不若十賢良之盡下情也雖使十銀臺閤門不若一方正之識本務也諫官御史位隆志滿充庭取備不若使草野之士直言而極諫也夫古之取士者選之於鄉舉之於民三公府而薦之天子拜而受之是以禮義全而廉讓作也其意蓋曰賢能重而祿位輕云爾是以或藏而不肯仕或走而不肯見其意亦曰吾之身重於祿位云爾故君人者趣于人不聞趣人今天下之仕必由進士求進士者又不謹

於禮聚之如名俊校之如試技意可則薦不可則黜故進士之名至卑也進士之禮至薄也進士之仕苟易也上重其祿下輕其身故潔巳高世之士不忍從也深自託于賢良而發憤今大夫之議謂賢良無益而學者顧多奔競而可廢勿舉焉嗚呼曷為其然哉大夫固患其無益歟謂進士者乃有益哉固患其多奔競歟則胡不使公卿舉之而乃使其自進也夫自進者多則忘以利為耻使待舉而動則天下之人莫不以禮自守如是而

患奔競者多未之有也抑又有甚便者一焉今公卿皆
祿位自廣才徳自高耻有迎師之名羞有廉士之問其
來長矣今一旦敕之使為國薦賢宜人人用心而天子
必有垂拱無為之安吾又以閲公卿之才忠信者進私
黨者退譬若著之權衡不可誣也使上無文仲竊位之
過下無伯尊𢶡善之禍不亦大哉所謂甚便者也然則
言賢良可廢非賢良之失凡吏待之不以禮使之不自
重也故禮之不謹則賢者不出待之不厚則賢者不勸

其理然也又曷為廢其舉哉天下潔已高俗之士焉所而發憤憂國濟世之士焉所而布策懷義願忠之士焉所而赴訴貪進苟得之士焉所而矯厲且夫賢良美稱也方正善行也方為天下而自不舉賢良始是使今之天下不得與周漢比隆也古之治國家者有益于用則存之夏后之昴湯之典寶周之琬琰魯之大弓晉之闕鞏衛之大呂陳之石砮和之弓垂之矢離之磬脩之彝衣此其非有通古今之變明王道之本達下情之塞然

而世掌之況在其求人乎故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仲尼不悅臧文仲廢六關君子譏其不仁然則循名而忘其實失所以廢棄大而恤其小失所以置患不使有司舉賢良不患賢良無益也

張忠定謚議

太常禮院謚故禮部尚書張公曰忠定太子中允直集賢院同判吏部尚書曹劉敞覆議曰尚書布衣之時任俠自喜破産以奉賓客而借軀報仇往往過直及讀書

為文折節受學則表厲明白務求道真至于策名試吏俶儻奮發思自見於世不令巳失時葢有古賢之風而神宗聖考知人善任使每盡其用雖專斷于外而上不疑此其所以感激慷慨能成功名者也夫英偉卓犖之人固自負其材可以意氣忠信結而不可以禄位富利取也尚書再在蜀及他臨蒞皆朝廷所倚重或兵荒之餘而言聽計從德澤下流民到于今稱之葢君之圖任一則士之報施重不其然乎自宋興以來且百年言治

者甚衆其直已以事上盡心以撫下生有榮名死有遺愛者尚書殆無與並焉末年以疾害於朝謁不至大位士君子以為恨今皇上甄德念功使有司追賜之謚而曰廉方公正安大慮竊以謂無間然矣請從博士之論以充太史之録謹議

趙僖質謚議

春秋之議視遠物者見其形不見其容聽遠聲者聞其疾不聞其舒此褒貶之審也少傅公歷仕三朝嘗列四

輔謀謨之益施為之效蓋多有矣然而入則直論出則
詭詞是以人無聞焉雖推美讓德大臣之宜亦其天性
恭慎然也今太常易名謂之僖質稽論揣稱竊以為允
謹議

巷議

人或言于巷曰吾聞國家錄有功之臣訪其子孫為將
用之若趙韓王寇萊公張尚書者皆謂有功矣何以反
不錄耶有應之曰然吾固疑之必有司失之矣謂此三

公子孫已著故弗録耶則大臣有子孫在朝廷者衆甚而亦録謂此三公之烈薄故弗録耶是大不然方祖宗在側陋時韓王故人也祖宗龍飛韓王之功爲多祖宗有天位地不過數州擅生殺借號命者相屬也韓王宣其股肱之力强者誅夷弱者臣從日闢國百里卒使中國爲一統修法令章程傳世之具至今天下賴之以比蕭曹不可謂功薄也真宗即位日淺契丹内侵兵至澶淵上親即戎未敢渡河當是之時大臣葸葸憂懼不知

所為或勸上避之秣陵或勸上避蜀漢然萊公扣馬抗辭發憤慷慨以謂棄中國而去則河北山東非朝廷所有廢興之功危于累卵矣天子感悟遂渡河北契丹由是遁逃則萊公之謀也巴蜀再叛百姓凋弊盜賊淵時尚書受命治之單車到府城無居民庫無金帛倉無見粟而羣孽在外尚書能安而輯之威而懷之盜賊殄滅善民得職至今蜀之人稱之若神明不可謂無功也嗚呼方韓王之時天下地狹人寡財力不足而敵國多

韓王能以弱為强以小為大今天下地廣人衆財力有餘而敵國小然元昊叛不能誅也日蹙國百里方萊公之時賊兵深侵河北再三欲亡大臣懷異謀請棄中國東師可謂危急矣然萊公獨以為無能為天子用其一言而百萬之衆北首奔駭今無故兵不壓境畏其虚言歲至鉅萬以貶威損重方尚書之時衆亂敗剽刼之後公私埽地然尚書外禦寇内治民克成厥功今居平地因承平之資盜賊發輙更數十郡殺官吏辱士大夫惡

不忍言長吏以下或開門送迎具牛酒過兵可哀也使此三公且在天子得而用之天下不足憂矣今此三公子孫微甚可因此大振顯以示在位者也曷為反不錄吾固曰是有司之失嗚呼由元昊之叛將帥無功失律者相繼雖或貶退然皆不旋踵用之矣以此易彼而何有焉其閒其言因竊著于簡為巷議

公是集卷四十二

宋 劉敞 撰

說

雜說九首

善治天下者求之于其身而已矣耳也者所以聽也目也者所以視也口也者所以言也心也者所以思也手也者所以攫也足也者所以走也凡此數者相待而成

相須而生廢之則病缺之則喪然而莫相易也莫相德也分定故也聖人之治天下能使百官萬物如耳目心口手足之不可相易亦不相德濟之如一身而天下安有不治者屠羊說者楚之屠羊者也當昭王之時吳兵入郢昭王奔走屠羊說有功焉王定而賞之屠羊說曰不可王始失國吾亦失屠羊今王復國吾亦復屠羊吾職已足矣又何賞乎此其不相德也甚矣所謂分定者非名位有所極人不敢間之者也清濁中理賢不肖中

倫人莫能間之者也譬若足之不可為手耳之不可為
目也故天子憂天下諸侯憂其國公卿大夫憂其家所
任大者憂亦大所任小者憂亦小非上獨逸而下獨苦
也古者以進為役以退為休勞力者安勞心者憂也其
不以利私已也已故上下一體也憂大者憂遠憂小者
慮短故有天下者其視百歲猶旦暮也有一國者其視
一世猶旦暮也有一家者其視一歲猶旦暮也旦逸樂
而暮憂患人情所不為是故天子有百世之憂諸侯有

十世之憂士庶人有終身之憂

非獨百姓為有俗也至于有司執事亦有俗也為國者謹察其俗變之則治不變則壞不可不慮也然則今執事之俗何也曰今執事之俗以希世為賢以守道為拙以苟簡為治以姑息為安以佞諛為禮以雷同為美以希世為賢故巧競之路開也以守道為拙故敦樸之節消也以苟簡為治故政有所不舉也以姑息為安故事有所不修也以佞諛為禮故忠信之士遠也以雷同為

美故正直之風壞也雖然此六者非忽然而敗也若火之燒膏若泉之穿石漸之漬之將效於盡而止不盡則不止方其盡也可不憂耶故及其未盡而救之庶有已乎然則何不視其不為希世者而貴之富之以抑其不守道者視其治苟簡者而黜之辱之以進其不苟簡者視其安姑息者而黜之辱之以升其不姑息者視其佞諛者而糾之謫之以振其不佞諛者視其雷同者而糾之謫之以來其不雷同者如此而人盡其心吏專其職

內之無秕政外之無敗事亦不數歲而習以為俗矣及其習以為俗也天下何事之不治哉今至使國家者委之天曰治天也不治天也抱道德者委之命曰達命也不達命也凡治國家者在仁而享富貴在賢今也皆委之天與命者六者之俗不除曲直相混淆故知其無可奈何者為此言也夫習俗之人惟見其是不見其非也是以禍至而不知今不能變後之人其必有任是者乎嗚呼若火之銷膏可不戒之哉

古今不同風化不一帝王之政在謹察其時之俗其善者敦而悅之其惡者反而新之然後政可行也今天下之俗其何如哉曰今天下之俗習于機巧急于財利薄于禮義輕于刑罰機巧習則用不足財利急則盜將起禮義薄則君子隱刑罰輕則小人肆此固反而新之之時也其反而新之無說乎曰有欲機巧之反也莫如尚忠厚欲財利之反也莫如進廉士欲禮義之反也莫如謹制度行斯三者則刑罰重矣欲刑罰之反也其要在

知人知人者求若人者尊之使可則也貴之使可尚也富之使可悅也百姓惡有不勉而從之者乎夫百姓者固見利而不見義今且使其見為利不若為義者之榮也惡有不順乎今且使其見為義不若為利者之榮也惡有不悖乎

三代之王各有官刑所以然者公卿大夫操事任職與百姓興百姓以勤勞效事為務而卿士以興化致治為責其法不得一也近觀春秋之義責賢者備責不肖者

略所謂賢者固卿士之品也官刑見于書傳者夏則昏墨賊殺商則具訓于蒙士周則多矣今刑罰憲章所以防禁小人拚博淫盜爭鬬毆擊者甚備而卿士大夫其荒謾頗僻傷教損俗者于法無比則置而不論必求其拚博淫賊爭鬬毆擊者然後舉行刑焉彼為卿士大夫者雖甚不肖亦安有為夫市井小人之為者乎苟不為市井小人之為則皆良大夫也而其懷惡頗僻傷教損俗有甚于市井小人之為者反置而不論不亦操下詳

責上略乎是背于春秋今宜粗定官刑以興化致治賢者任責之使夫居官者有畏也亦不待拚博淫賦爭鬭毆擊而後罰之矣則必畏正其身以扶世道民如是不亦忠乎

古之公族髙可以秉國鈞下猶列大夫所以能爾者誠教訓服習之至也人之材性賢愚不同賢者可使亞聖愚者可使畏義若飽食逸居而無師保之嚴則放僻邪侈無不為已今公族子弟雖有訛書伴讀類不能開導

其性假使天資茂異猶不自知况其膏粱漸染何由振起乎古者太平之世無棄人今公族國之枝葉也其賢者未嘗効用中下又不養育但令飽食逸居其為棄之不亦甚乎天下一家四海一法荒徼山野之士無不並取可謂立賢無方矣而親戚懿私以嫌不用公卿大夫懷左官附益之疑莫肯任忠信建言其事幸天下常寧固無可疑若時移俗變或有强臣跋扈而公族枝葉無權無勇不足畏憚前古如此可勝言哉夫言且然之勢

于未然之時俗必笑之及其有然恨不早然何可然也
魏文帝明知秦所以亡者無親親之輔而拘束子弟愈
于盜賊國不三紀移于强臣此可謂昭昭之鑒也夫為
政之體用兵之術苟平生未嘗見雖抱智勇咸失規矩
今公族甚多宜選屬賢雋歲出數人令曉民事若其大
雅卓然便借以權柄此與任殊姓異族功相遼矣詩曰
揚之水不流束楚無信人之言人實廷汝又曰有杕之
杜其葉菁菁獨行惸惸豈無他人不如我同姓同姓之

親親其所以然者禀性受體共源異派出于天性而不可解于心也故公子不去國嗚呼可不念也哉可不念也哉

古太學教胄子以九德及其學成志就足以不惑然後授以爵位故二帝三代世族門子多得賢材今公卿大夫郎吏以上皆得任子弟下者至京官其次仕州郡非復專學問道苟以榮富家貴族耳勢崇力鉅易以講道往往據要職重任十有八九嫡庶不分賢不肖混淆天

下常若官多員少者此等害之也可為著令諸當任子者得任為後者一人餘皆不得若自以為有殊功異行詔上名者不用此令而令朝臣以上子弟悉詣太學著籍受學為設五經博士隨所欲學從博士習之聞歲輒一試如漢朝射策取問經典大義通五經四經為上三經次之二經為下不及二經且勿舉以十道為問不失為上失一二次之失三四為下失五勿舉既得其人以學優劣制其爵禄假令其父若大父世父官本微也令

以其子孫才高自以高官與之稱也假令其父若大父世父官本崇也今以其子孫材下自以小官與之亦稱也人當以言行為類非若萬物可種傳也如此仕者皆得其人經義益修矣

古者求士先退讓敦樸者欲以勵世矯俗也士之應世求者亦偃蹇自厚而鄙小榮利是以人懷廉約之心俗長敦厚之風若不得已而應聘効力則諤然中立以道進退何則其素所操持者不近勢利也故古者鮮患失

之歎今進士猥多自十年以來歲歲增益州郡所舉會于尚書者常三千以上若盡以為賢是何賢之多也雖危置之世不能及此必若不能盡賢但啟貪僥之心開奔走之路非朝廷之美也又懐利干進互相窺詆發揚其短長或攜手揚袂佻達傲蕩無復處士之態習俗為長不覺不禁必復有西晉曠放狂譎之敗竊以謂宜令州郡間歲舉進士取其實行經學試之如太學冑子大郡三人其次二人其次一人無則闕京邑四方所賦

士之占籍多可令五十人餘京或五十七人其能薄無行皆擯斥勿收如此號為州郡舉進士可矣非進士自舉也夫自舉之與人舉之所以厲世矯俗豈可同日而語哉今不惟進士自舉而已至于賢良方正亦自舉也豈不過乎夫賢良美稱也方正善行也古之當此名者方將高卧潛處不知羔雁珪璧之聘三四至而遂能起乎今皆循循然窺顔色求便利而進矣爭門請揖不足論其情側肩攫金不足況其態鼓腹自鬻不足比其羞

無乃其實與其名不相符哉今世皆知高賢良于進士矣不知賢良之害于俗甚于進士何以言之耶人有言曰南城之澤有兎焉可逐而取也彼聞之者必爭先致力焉然其至也必游手惰農耳又有言曰有鹿焉可逐而取之也則不獨游手惰農而後爭之也必將有舍業而往者矣則兎小而鹿大故也夫進士兎也賢良鹿也二者皆以動貪利之心而賢良之所動者多可不慎哉故女以自媒為醜士以自獻為汚今朝廷使公卿大臣

舉賢良方正則名實當矣

太守縣令宰民之官久則民愛之畏之不久則威不下德不及令數移易少及三年者至于善郡或數月而一改人知當遷懷苟且之心吏見其上當去又欺罔之或因緣為奸不可攷較如此朝廷雖欲使二千石宣布教化勢不可得二千石雖欲為朝廷宣布勢亦不可得而民吏奉承長上又非獨易也或嗜好不同或寛急異術或趣舍殊路或懲勸相駁期年一變法數月一易政雖

有百心不知所從若不如指鞭扑隨之豈不可憐也哉宜一以九年為限又須令守宰募兵满率者賞之如此則守宰去字民之任而更當主兵也夫守宰以占民田户口衆寡為殿最久矣今一日以募兵為事若不籍流人將安取之哉流人不復田畒而為兵守宰貪募賞格為無禦之者不出數年天下喪失户口必甚復安得人而充之乎若满率不賞則棄信也方欲用兵而先棄信不可為也若满率必賞之則欲賞者必多雖欲朝廷安

集飢餓之人乎又宜假守長以權使輕重有所出惡逆自劾盜賊不生要在任之以久耳

書云謀及卿士庶人蓋以通下情慎事機也今天下之事惟決兩府假令盡得賢智猶當詢衆況又未必得賢乎夫民吏上書或興建利害朝廷大事可以唐漢故事令百官雜議議而行之以法洪範往者詔書有所為或一年或二年或三年或數月之間又輒取格此皆謀之不審議于茍且方行之時以為萬世之策也事未及半

乃知不便因而止之耳故數下不信之令輕損神明之威非朝廷之福也若謀而後行議而後決安得此患乎又頃兵興以來調度不足吏民獻攻戰之策富國之術者不可勝紀高得入幕下猶衆軍抑豈無碩畫奇效可施之當世者乎然浮偽猥多善惡不分時議皆謂懲張元吳皓姑息此輩以故扇習更求試用造作怨謗興出事端欲以恫愒主上規取貨利此不可不察也盡禁其端則衆情壅塞苟有至者而輒賞之則奸偽滋長宜取

所言下賢臣攷較驗可用者則聽待詔其不可用者罷之所待詔者或必試用則敕近臣問狀若策試時務審無虛偽然後隨其器用之則留者必自以得上心失者必自不恨今者雷同一槩無所玉石或長材異謀不見旌别雖被國恩猶以為耻其庸庸者則又過幸或私相假借文字竄竊姓名或容從左右剽取前人所上書已嘗奏御者認為已有所以規中上意百端千緒不可不察也其言興利除害者類無遠識以掊克為智以斂怨

為德以一切為便以米鹽為能有司樂之輒為行下于國未有毫毛之益而于民有丘山之損此豈可持久哉凡若此類尤宜與衆議也議必可行之議之不可奈何行也今朝廷非無議事之典也所議數事而已誅大臣則議之謚大臣則議之皆有司成其文而郎吏以下唱唯而已非能有所猜發異同也而諸近臣輒移疾自便不赴其期如此孰與不議也名存實亡何益詩曰詢于芻蕘芻蕘猶可詢況諸大夫乎議事丞相下九卿卿下州州下郡郡下縣縣下

百工說

百工之事聖人智也百子之術聖人治也百工殊智而同巧百子殊術而同治作車以行陸作舟以行水鑠金以為刃凝土以為器縣革以為韋合異以為績甲欲其堅也刃欲其利也弓欲其規也矢欲其直也其意舛馳其務相反其智不一能并而容之并而任之者司空也或為楊或為墨或為刑名或為從橫或為道德或為法

術為人欲其棄己也為己欲其忘人也其意亦舛馳其務亦相反其智亦不一能并而容之并而任之者聖人也故司空氏得其人百工者咸安其職勉其業居其次司空失其人百工者起而相時之好惡以巧相傾以利相排以說相勝聖人在上百子者各輸其術陳其力守其官聖人隱王道廢百子者不得其用起而察時之治亂深念而遠慮之以智相多以學相非以法相厲天下于是大亂人自為教家自為治則上無聖王而使人不

得其材賢者在下而業不試故也著之其書傳之其徒以謂若已而治矣此一官之事一器之用譬猶曷之可烹罍之可盛使相易而不能行矣其淺深度量規矩措置適其所宜而已矣楊氏思天下之亂以謂亂生於利彼也故為我墨氏思天下之亂以為亂生於私已也故兼愛申韓思天下之亂以謂亂生於民分之不定也故尚刑名蘇秦張儀之徒思天下之亂以謂亂生於患難之不排紛揉之不解也故為縱横莊老思天下之亂以

謂亂生於多欲也故教以清淨陳仲史鰌思天下之亂以謂生於貪曲也故教以廉直許行陳相思天下之亂以謂亂生于逐末也故教以稼穡孫武吳起思天下之亂以謂亂生於不教民戰故立兵法此皆其美者也是以言之或相擯也或相尚也雖然尚之非也擯之又不是也聖人者立數子者得其欲而言止矣故言者生于不用也術者生于不試也言而皆得其用天下安有言術而皆得其試天下安有術故仲尼之門德行顏淵閔

子騫冉伯牛仲弓言語宰我子貢政事冉有季路文學子游子夏聖人之能盡人之材也知人之能止其分也使治天下亦若是矣使世而無仲尼德行者或為老莊或為陳史言語者或為秦儀或為惠施政事者或為刑名或為法術故曰非百子之害也無聖人之害也聖人不息王政不滅百子者不起夏有天下四百餘歲傳之商商有天下六百餘歲傳之周聖人治之仁人接之百子者不得作周有天下八百餘歲文敝極矣仲尼生而

無位百子者紛然而起由是言之百子出于周衰也周之前固未有也及至今之時道無所主治無所出學者喪其性而萬物失其體而欲復三五之治何可得哉故曰世之敝必鄉原也相悅以名相飾以利而已矣世之所向而為之世之所背而去之因主為操因俗為度因偽為禮滑稽而無法誕漫而無家世之敝必鄉原也鄉原不及百子百子不及中庸中庸者聖人之治也堯舜所以君也周公所以臣也仲尼所以師也子思孟軻所

以救敝也惟仁人能知聖人子思孟軻之謂也

說犬馬

由漢以來苟進言於天子無不以犬馬自予者嗚呼犬馬之賤誠若是甚矣使夫治國守道之臣進以義退以禮而犬馬之說不已貶乎使夫亂國偷容之臣進以利退以刑而犬馬之說不以偕乎今夫犬之為人用也不過受一器之食然而外則有獲獸之效內則有禦冦之猛斯可謂適其材矣今夫馬之為人用也不過盡一鈞

之芻然而外則有兵戰之捷內則有馳獵之奉斯亦可謂適其材矣故功著而利不益身勤而事不害此雖庸能之士盡瘁不貳何有能過焉若夫亂世偷容之臣享五鼎祿萬鍾非特一器之食也高堂華宇寵章美服非特一鈞之芻也挾虛譽而邀利竊主權以移國外之無獲獸之效內之無禦寇之猛者世不可勝紀也所謂功薄而罪尤身利而事害如此何以自比犬馬耶且吾聞賊臣之喪國矣未聞犬馬之亂世也誠使桓靈惠懷之

君其左右前後盡若犬馬也則天下何喪焉故吾以謂亂國之臣其不若犬馬未可以為比也用貴擬賤之謂讓用賤擬貴之謂僭然而以彼亂國之臣而比犬馬吾見其僭不見其讓也

公是集卷四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公是集卷四十三至四十八

侍講學士臣羅國俊覆勘

武英殿纂修編修臣吳鼎雯

公是集卷四十三

宋 劉敞 撰

書啟

擬朝廷報契丹書

恭問大契丹皇帝遣其子遺朕書告將親伐元昊朕不敢聞先帝割靈夏五州之地封李徳明使奉拓跋之祀編族宗籍以寵其姓尊官貴爵以養其身厚賜重禄以

足其意丹書鐵券以堅其信德至厚也澤至大也曩者元昊不思先帝之至德忘其祖先之勤苦因中國累世之賜予以煦沐其人民遂扇揺種族造作名號掠刼郡縣西邉苦之當時公卿大夫皆曰元昊所為大惡不道朕不得赦故詔邉郡厲兵馬為士民之衛絶其屬籍削其官爵以苦之而已然皇帝遣使再來讓書隨至以為起殘民之伐無忌器之心邀開南之地求二十萬之賂朕甚惡焉以皇帝之書問公卿大夫皆曰地者先帝所

有不可輒移二十萬之賂在中國秋毫耳不足愛惜以絕驩心故詔有司如皇帝所諭令西邊之吏將帥和輯兵械益修財用大足元昊數至攻無所利掠無所得智窮變索甫求納款使者再至朕未許也而皇帝欲躬御師徒深涉其境意者儻有他故以怒皇帝之心不然向也全安之令乃破毀之乎且元昊中國之畔臣皇帝之尚主也朕將勸行則是以疎間親而不忌器也朕將沮行則是失計而養畔也其伐其不伐皇帝自處之朕不

敢預聞攻城下邑歸之彼國係擄人民歸之彼都輸獲珍寶歸之彼時朕不以破元昊為幸亦不以不攻元昊為怨守先帝之約全二國之歡不亦可乎皇帝勿疑譬如交阯雲南有為不順者朕詔有司討之豈以此遠煩皇帝哉聞皇帝行獵西北苦寒之地自重為望

與吳九論武學書

前此有人自京師至言朝廷制作武舞教之庠中者小人竊喜以為太祖太宗功業軼三王德厚侔天地而廟

樂未立雅頌未備公卿大夫乃宜冬不裘夏不葛而日夜謀之所以使名聲洋溢與萬世無窮百姓有以詠歌四夷有以觀聽也而闊然寢久功烈掩塞是以天子感焉而作樂崇德以薦之宗廟肆之上帝矣周室既衰管絃之書遂亡于今千歲焉而吾徒乃且復得閱其蹈厲親其文物是千一之會也以足下方為學官所以欣然奉書求粗問制度亦欲夸動下國奮揚輝光令辱來訊乃知傳者之誤而國家自以邊鄙未靖故立武學以校

驍鷙之士孫吳賁育之儔小人失望又重感歎昔三代之王建辟雍成均以敦化者峩冠縫掖之人居則有序其術詩書禮樂其志文行忠信是以無鄙倍之色鬬爭之聲猶懼其未也故賤詐謀爵人以德褒人以義軌度其信壹以待人故曰勇則害上不登于明堂民知所厎而無貳心是以其教不肅而成其政不嚴而治曽未聞夫武學之制也夫縵胡之纓短後之衣瞋目而語難按劍而疾視者此所謂勇力之人也將教之以術而動之

以利其可得不為其容乎為其容可得無變其俗乎吾恐雖有智者未易善其後也而況建博士之職廣弟子之員本之不知教化其寖弱矣夫戰國之時天下競于馳騖于是乎有縱横之師技擊之學以相殘也雖私議巷説有司不及然風俗由是以薄禍亂由是以長學者之所甚疾仁人之所憂而辨也若之何其效之且昔先王務教胄子以道而不及武者非無四夷之患誠恐示民以恌也今既示之恌矣道其已乎四方之人何觀焉

且足下預其議而不能救歟吾所甚惑也足下書曰時事日新恨不我見此獨非新事乎吾既見之矣故聊以裁答

答進士潘起辭不為師書

某頓首秀才足下前日吾子有辱于某聞吾子稱摯不敢見也辭不獲命既已見矣敢使從者以書還摯某雖未得識吾子之面然亟與鄉大夫執政者游其論處士之秀必以吾子為最譽莫信于鄉黨故某也始有願交

之心令吾子乃幸過其門而諭以書是使某內得所望而外有以託于交也夫信于鄉黨之信固信矣猶之信于人也未若信吾之所自信為信于己也是以因吾子之書而審求之則夫不自多以年不自足以智不自憚以力此君子志士之所尚而某也方得法于吾子子有何望師于我哉或者人有以不肖欺聰明歟吾子之聽有時而過歟亡其所謂寡于世者矯而闢之歟燕王之尊郭隗是也不然師之道甚難何顧于不肖夫古之人

既樂于育材又重于為人師既悅于問學又慎于得已師師者聽之者也無拂師者則之者也無違無拂者君事也無違者親事也古之人兼君親而奉之未嘗易于師師亦不可易也某常誦此不敢易于人亦願吾子不失易于人也道德之師深而約章句之師雜而競文字之師辨而夸今吾子上愧于道德而下不顧為章句文字然則吾子何求矣哉吾子亦謹用其志毋怠所事道德將自至某也不足以司進退吾子察之某頓首

為伯父作上范參政書

某月某日某官某再邦獻書參政諫議益聞小人之事君子也盡心焉耳矣事可陳雖私不嫌也言可出雖踈不避也忠信故也今某願有謁于閣下不敢嫌其私亦不敢避其踈願閣下聽之人皆言曰執事好善恐不及用人不求備是周公以來一人而已夫好善恐不及則士樂歸之用人不求備則世無棄材宜乎小人之率胸臆舒肝胆于左右也某之獲私也非一日又嘗得為屬

吏又嘗得預于薦論以某之不肖也而見信于執事故親戚為某酌酒而相賀朋友為某易貌而改觀然而某之意獨不自幸也何則當是之時執事猶在外故某非敢望伸于人也十年于兹矣今自執事之贊天下之政也善無所不升能無所不用某也竊不自遜以為奉令承教亦幸無罪非敢當執事之首舉也其亦庶乎一之後而及之乎其亦庶乎再之後而及之乎其亦庶乎三之四之而及之乎今既不獲矣意者某之愚不概于心

耶抑亦衰老不足以任事耶抑亦不肖將有讒慝之口間之其中耶自非然者執事豈輕昔日之舉而重今日之賜哉默而不言其無乃使人疑夫執事之遺忘微賤乎其無乃使人疑夫執事之薦人不以誠居情乎其無乃使人疑夫執事之不自信其信乎是故事雖私不敢爍言雖疎不敢避此小人事君子忠信之實也願執事察之某又聞趙文子之相晉國也所舉而用者管庫之士七十餘家夫管庫之賤而文子不捨者攷其素行有

以效其將來者也故能成其功仲尼曰如有所譽其有所試今某則自謂見譽于門下矣未見試于門下也執事如不忍廢文子之意遺仲尼之義則某也願竊自比管庫之士豈獨某幸甚而已抑四方之人將大有悦執事之不遺微賤者焉干冐威重不勝戰恐

上鄭資政啟

邈遠符光亟遷歳籥睎虹蜺之隆燿渴江漢之清流心如旌揺訊將雨絶伏惟坐鎮南國翕寧純禧恭以某官

稟靈山川為世梁棟邁一德以齊俗舍至誠而協中往者董正武經毗參公鉞折衝出于樽俎威令被乎夷戎茂功越成優詔均逸雖帝堯四岳之任下統諸侯而姬旦九罭之詩咸思袞服矧惟注意固亦匪朝闇于知人幸玆守土誠陶鈞之遠及趨傃戟而無緣仰冀上為廟朝益綏福祉

與知府龍圖啓

右某仰止英輝藐焉陋國顧恪居之鞅掌曾奏記之差

池非敢自踈誠獨内愧何徳守之寛裕循雅故之勤隆貶損音題開諭蒙蔽于傳玩而無斁輙藏弆以為榮伏惟某官積學淵通扶義倜儻以功業而為任急名教以濟時仁政所加休聲之所偃善民得職獷俗之革心天下想見其風主上方倚為相敢希慎重以塞具瞻

與知府龍圖啟

右某久違符光寖易年籥方遺閡而潛處絶奏記而自通馳精傃扉萌吝心曲伏惟坐鎮多暇味腴積中恭以

某官政為吏師文入聖奥紹先覺之逸軌含正始之古音清徳鎮浮休風偃俗誠明堂之良榦亦太室之元龜曩者典領大農總司邦計憂思獨遠謀謨至深暫違近班求全而或毀旁詢餘議皆仰而益光顧彼价藩豈淹大用緬冀俯順炎燠倍頤寢興

與許州龍圖啟

右某伏蒙迂念舊治寄聲下寮在謙尊之光誠有餘裕顧樸鄙之質非所勉任竊承弭節便時涓日樹政去思

未解條教復新雖巖石之瞻以淹遠致而方面之寄可謂允懷某近馳悃誠諒布聽覽悵雲霧之益縣遠坐隅惟燕雀之依仍在宇下敢冀為國自重少副區區

與滑州龍圖啟

右某顧游藩籬望見風采幸被外臺之檄尚叩大府之嚴接淅于行趨塵在近伏惟綏萬夫之政道六氣之和德業優優吉祥止止矧聞膺鎮圭之名修阜馬之朝舍人治裝方隆相漢之望霖雨審象即頒命說之篇仰冀

上為倚毗倍寧寢處

與審官龍圖啟

右某緬違英表游易流陰百憂忘生殆無視息之意三年俟放獨作羇孤之臣雖辱賜環猶棄居郡貌漂淪而是懼嗟僻陋之見容簡記差池精爽飛越惟雅素之甚厚冀神照之未忘近承雍容清嚴左右顧問矧導和之有術固錫福以彌沖恭惟某官賢業幾深德華彪蔚宿負致君之略況多正始之風宜膺衡諧益觀治象諒在

匪伊之夕即頒誕告之書某過被詔函遠分使指趨階符而尚遠搖心旆以增勞冀順天和允副時望

與經略龍圖啟

右某啟伏審升榮内閣臨統西師圖書之淵固歸德望屛翰之地宜在偉人實亦朝廷之華豈伊交游之寵伏惟某官猷為英亮神檢邃深直清播于當時功烈效于已試猶屈方面之任寄外禦之憂儻周九命之崇尚先作牧漢三公之選必更治民訂之輿情又可前賀某叨

膺符守往繼治規自顧空疎竊所欣預

與知郡屯田啟

右某偃伏高風想見英采徇挈餅于吏局絶捧謁于賔閤過辱流議特迓華檢緬荷勤渠之眷秪舒鬱結之悰伏惟某官偉度淵停敏材鋒出方攄遠到之蘊以極冥升之基豈伊近藩久淹令望冀慎衛生之術少寛引領之懷

上參政諫議啟

右某伏覩邸報竊審某官光被僉俞毗參大政貳公演化方茂太平之風間世得賢實快具瞻之望恭以某官德輝華國智略該時經緯之氣甚高王霸之術獨茂施之為政卓爾絶倫固宜主上極注意之求朝廷期逕衡之美豈獨不賔之國未康之民偃薄乎威聲滲漉乎仁教某職居守土禮絶汲階仰跂虹蜺之光俯同燕雀之賀

上樞密諫議啟

右某忝預搢紳之後得游化鈞之中洒濯至和奔走賤事以謂竿牘之禮不足以自通然其燕雀之誠則深于預附惟均調丕律燕翼大猷神明降休福祉如響伏以某官具體元哲炳靈崧高蹈先覺之英規藴庶幾之賢業所以經國尊主扶世導民莫非正始之風以趨大中之極功德並茂輝光日新故出臨价藩則萬夫悅服入贊工樞則百工咸熙益折衝兩楹之間而寢兵萬里之外上方博采輿誦稽古懿經將正富民之封毋䧏在庭

之望敢冀上為宗社精調寢興

上樞密諫議啓

右某伏審某官光膺詔冊榮貳樞衡伏惟慶慰恭以某官德重國基道鄰聖奥用經濟為已任以忠肅得士心致君之規期于熙盛康世之度實効憂勤下推具瞻之謡上揆可久之業所以增重宗稷覃化朔南時論翕然僉選斯在命下之日海内竊懐皆習聞于訏謨已想見于風采伏惟三后之治高並羲軒四輔之賢今得伊名

太平可翹足而待盛德方隨流而攘某忝聯具寮慶覩休遇莫諧班賀但極驩心瞻望符階不任抃激之至

與龍圖諫議啟

右某近修賀牘輒枉嗣音仰厚睠之過隆撫懦衷而增感伏以某官道隮聖壹名聳朝端入贊靖淵之謨出寄藩宣之重聲猷絕擬功業並崇而雅素不忘勞謙益甚夫以教化為任必敦愷悌之風仰詠誨言祇欽德望尚阻侍前之便更深引領之懷伏冀上為廟祧倍寧寢履

與龍圖諫議啟

右某倥偬官曹淹留荊楚地處南海幾絶馬牛之風知慙小夫遂忘竿牘之禮永惟僻陋無以奮飛近蕃賜方底之書急追鋒之名僉俞允屬柄任必歸遠方傳聞通夕載抃[illegible]以某官智窮精祲學富淵源裒繼事而皆得其宜主盛德而不牽于俗聖朝所以簡照多士所以推賢名澤並流功業已試方旌華國之望以正富民之封敢冀上為倚毗倍寧寢餗不任懇懇之至

與知府諫議啟

右某睽違德符淹留官局雖引領而繼日念置郵而曠時遂聽風聲坐慰孤陋諒偃藩之多暇益専氣而致祥伏惟某官高庭鎮浮遠猷濟俗明見秋毫之末智均輠轂之流舉無遺功謀不失利管商強富之策國用以饒申甫蕃宣之材上心攸屬矧最七人之近列樹千里之休風試之治民蕭侯不樂于居外倚以為相漢帝素察其深中方期促裝願必加愛棲仰之抱一二罔伸

與參政諫議啓

右某啓竊覩邸報伏審某官光被僉俞毗參大政天下幸甚伏以某官德為柱石言合典謨蕩正始之徽音敦致君之遠業憂民惟切奉己甚微退讓形乎具寮直清見于行事久蓄貳公之望果膺補衮之求況今强敵凌邊疲氓失職實須廸哲大濟羣生追太古仁壽之風熙先帝文明之治功業甚盛指揮可期某忝分外官覩覯嘉會雖罄得賢之頌尚稽賀厦之儀瞻望符階卑情不

任踴躍之至

與知府内翰諫議啟

右某伏承偃息近藩將明盛德雖本朝之望士論缺然而方面之安民謠籍甚伏以某官學猶天府道幾聖鄰謀謨之淵深器幹之英亮卓躒當世翺翔昌期固當調玉鉉之至和賁衮衣之繁寵輟處外屏猥同衆人福潤之流限以千里恩教之逺局于萬夫甚未稱致君之姿且將有遵渚之詠遄歸可佇祿觚是祈瞻望軒墉無任

懇款之至

與中丞諫議啟

右某竊覩邸報伏審某官光被僉俞擢領風憲伏惟慶慰恭以某官清修方潔妙慮淵深智出千人之英德居四科之首所以潤色王度光輝朝端後進得以承風天子倚以為相歷金鑾之祕近專內史之浩穰到皆有聲政在已試猶且眷上卿之府國體所崇惟七人之班朕命宜允龍光駢委風采昭融盍徇倚毗之恩以開弼諧

之漸某効官有局趨賀無期仰跂虹蜺之光俯同燕雀之慶

與知府諫議啟

右某比者御命荆州假途會府揖虹蜺之絶焰聆河漢之緒言沃如清風袪此凝吝矧以重鄉枌之愛厚宗姓之盟宴有加籩禮常異數追啟行于南浦復延餞于麗譙感著實深跂戀何極涉始秋之餘暑投芒刃之新硎理解居多天均自若伏惟某官炳靈南紀挺德中朝明

白球琳之姿深閟郊廟之器輟從星閣超踐蒲規尚觖望于符階暫吐金于江表豈誠優于共理抑將試以治民固應匪朝即有寵拜幸慎祿光之術稍寬引領之勞懇款于茲敷陳奚既

與知府龍圖諫議啟

右某祗膺明命再涉東曹捧綸綍而若驚感風波之可畏積薪相襲後者居先屈產復歸齒其加長矧外無尤異之積内乏左右之容舊物猥還衰顏自哂且夏官之

屬甚貴書勳賞典之行皆盛盟府亦宜得清通之智英敏之才豈伊滯姿可以虛受此蓋伏遇某官至誠推士闊量容人深感彙征之非辜仍憂屈轂之無用齊素為紫厥幾三倍之貲燕馬非良忽增一顧之價仰銜異眷但刻深衷收功桑榆願激昂于壯節誓心金石期慷慨于當時瞻望符光豈勝懇款

與知府資政諫議啟

右某伏審某官暫解樞衡出臨藩屏本朝注意雖均逸

而優賢蒼生具瞻仍矯首而觖望竊以某官比德伊管致君勲華謀大而志深器遠而任重借籌帷幄覃化邊荒甫臻偃武之規亟辭執事之柄功高而不與道隆而從汙穆然清風粲若白日昔吉甫有徂齊之駕人詠其遄歸周旦挾居東之疑王思于新逆僉俞久洽登拜不遐伏冀上為廟朝倍寧寢處

永興到任謝宋丞旨啟

右某啟肅將命書臨署吏牘藐是空疎之質寄以會繁

之區方地數千連城累百内修民社之政外總兵戎之機僶俛事為經營分表力非其任智不逮心比葢某官雅懷并容餘論推假不遺三益之素使就一麾之安顧恐非才終無云補冀因德輝之及猶有朞月之成方阻披瞻曷勝銘向

與知府侍讀給事啓

右某驟遠德輝遽彫月彩以瑣旅之無暇曾奏記之後時伏惟鎮撫一方翕寧百禄竊以某官材為世傑智則

吏師優游上前之嚴徘徊天下之望出守近輔甚觖乎民瞻入毗大鈞方欽乎帝賚敢冀倍寧寢食仰副俞諮

與留守資政給事啟

右某伏審某官諏詢轂旦臨撫別都伏惟慶慰竊以某官贊襄大猷登翊元治名澤純粹而並茂規畫昭衍而無疆簡諮自天均勞于外伊王城之開奥總宮籥之申嚴深寄股肱保釐郊甸福潤之博布山川而交流鍾重之威參九鼎而特固上采古事下聆僉謀蕭何之居關

中尚躋相國周公之在洛邑亦有衮衣將副具瞻豈云曠日敢冀順倚毗之眷敦篠輔之才瞻望符階不任頌戀之至

與知府侍讀給事啟

右某屢馳短記恭詷下風惟緼暑之戒辰方前旌之取道清塵勤止泰宇晏然竊以某官德昭聖鄰學該天府歷居顧問之地積負弼諧之瞻居臨价藩大胡邦甸曾未入境黎俗欣望而已多永惟簡心策書延登以斯逼

伏冀俯順時序精調寢興

與鄆州給事啟

右某啟伏審寵陞禁瑣改鎮須句雖巖石之瞻尚觖時望在股肱之寄誠出上心素辱顧憐伏深慶抃竊承遠驅王節俯壓楚郊望清塵而匪遙逼賤事之有守莫諧趨見但極勞心恭以某官蓄謀淵通具體純粹修治世之具見于彌綸抱逢辰之資合若符契密籌帷幄之策大鎮邊境之虞成功甫施均逸居外且衮衣有遵渚之

感本朝多注意之勤雖于藩是崇實宰政斯在仰希上

為宗祏精調寢興

與資政給事啟

右某數被簡書載驅道路瞻祭戟之邈若曾竿牘之闕

如內訟冥煩交馳神幹伏惟歆醇專氣條教寧民宜慶

祐之方長茲德符之永固恭以某官秀出人傑卓為國

華體貌著于上心利澤見于天下豈其局迹千里卷懷

一時信將振芳風于清壓恢宏業以濟俗尚冀良食益

符具瞻

與知府給事啓

右某沿牒旁郡省親京師深惟便私之行益蒙錫類之賜重迂騶馭臨餞郊亭貪恃厚恩忽忘淺量至于昏醉有瀆視聽雖高明之見寬實寤寐以自訟伏惟聽覽多裕吉祥來寧某驟違後塵甫越數舍引領馳戀向風增懷冀養環中之和庸慰天下之望

與資政給事啓

右某睽遠符階貿遷歲律縻簿書之鮮暇修魚素之曠時惟寬度之過人固恕情而容物側聆布宣詔教俞受多祺伏以某官柱石之材龜玉之寶由中庸以希聖推盛德以鎮浮頃嘗贊襄萬機焜燿三府方為霖以賜册遽均逸而作藩近輔陪京之邦實繫福潤明堂布政之地方籍弼諧幸保寢興允符禱頌

與皇甫給事啟

右某啟焉依寶鄰時假餘潤未有及民之德過竊增秩

之思此蓋某官素加陽秋曲厚風義使疲蹇效賀庳虛蒙榮重煩咫尺之音深諭勤渠之意愧當雅貺增鏤鄙悰方拏舟以啟行阻詣門而取別伏希上為朝社精調寢興瞻望之深非筆能究

與知府給事啟

方某將居官次跂仰符光逑于期會之文曠是竿牘之禮伏惟臨一都之會據千里之邦惇樹休聲緝寧福履恭以某官醇文貫道高義鎮浮騰膺敏之嶶聲挺中和

之正氣功業已試議論有餘聖上之所簡心多士莫不推美論股肱之郡孰若中天次承弼之臣僉曰舊德即期入輔以副具瞻敢冀上為廟朝精調寢履

與知府給事啟

右某聞者于役忽焉累旬奔道路之孔修淹簡書之多畏心繫幕府思如風旌伏蒙迂念空踈親貺教誨一字之重固比于衮衣八行之勤本施于敵體非此賤陋所宜捧承恭審燕處超然茀禄綏止且感且慶以晝以昏

竊聆道路之謠鄉士之論以謂盛德素著宜遂就格天之功而方面本輕不當屈致君之量深恐大旆亟還中朝實惟僉俞敢不私喜某飭駕還郡拜塵有期更冀上副倚毗倍加攝養

與給事啟

右某恭沿使檄就省親闈還軫近郊復覘星符之采趨風上館再聆月旦之評慰忭交深指陳罔究

與許州知府給事啟

右某肅承朝命開決郡條屈首受書不能半古彈冠充賦茍利及親幸試可于上前辱推恩于劵外叅民社之重居僚吏之先曾非所宜何以自强此葢伏遇某官陶冶庶俗熏蒸太和不欲寢昌之朝而有退處之士使得奏薄伎以自効相諸侯以協恭受賜甚多敗材是懼然而土宇所及柝聲相聞譬若層雲之陰必及庶草溟海之浸莫遺近封用此而言知免于戾顧守恪居之律阻修趨見之儀瞻望符階飛越神榦伏冀上爲宗祏精調

寢興

公是集卷四十三